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 编

新編秦漢瓦簡圖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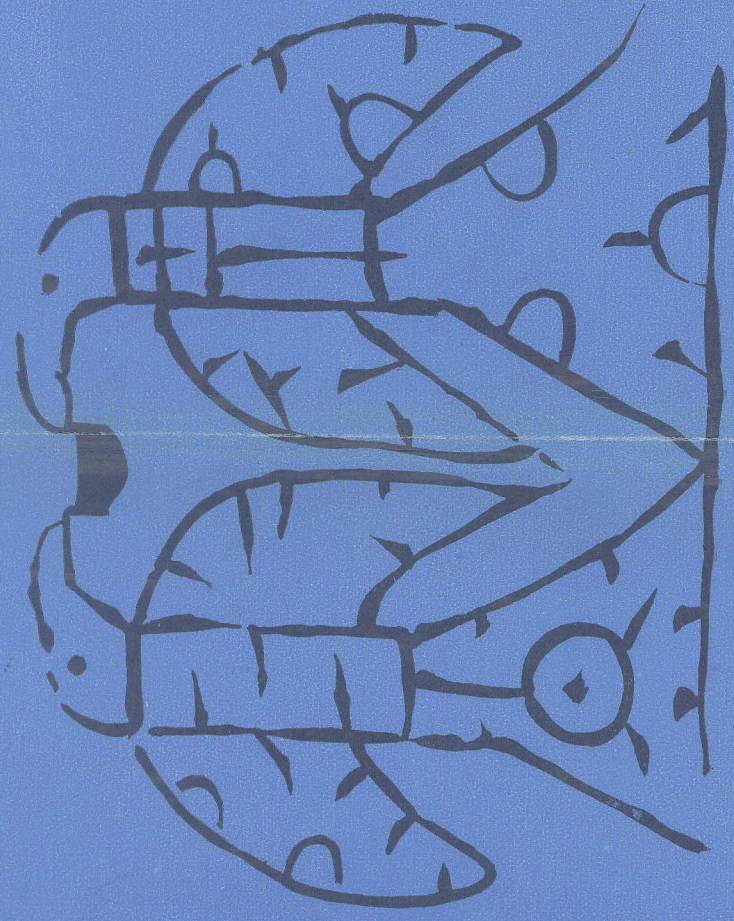


礼县秦墓竹简图录

刘自悛

26.32915
2517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



F428/16

三秦出版社

封面题字：刘自悛
责任编辑：冯慧福
装帧设计：毋培华

1986年、西安

新编秦汉瓦当图录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

★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六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25.625印张 4插页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7388·028 定价: 15.00元

序

瓦当，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一般称为筒瓦头。瓦当铭文中，有自称瓦的，如“都司空瓦”，也有自称当的，如“巨杨冢当”，还有自称甕的，如“长陵东甕”。并有自铭为瓦当的，如“冢上瓦当”。关于“当”字的含义，历来有几种说法，清程敦引《韩非子·外储》曰：“玉卮之无当”，注家谓：“当，底也。”认为瓦当为筒瓦之底；毕沅的《秦汉瓦当图》认为是璧珰之意，则用意于瓦当形若玉璧；陈直先生引班固《西都赋》曰：“裁金璧以饰珰”，注曰：“珰，檐头饰也。”认为瓦当是因位置于椽头之上而得名的；施蛰存认为当字即挡的初文，是阻挡、遮挡、抵挡之意。可知，瓦当的作用是用以蔽护屋檐，其筒瓦部分则遮挡了两行板瓦之间的缝隙，防止了屋面雨水渗漏，增加了建筑物的牢固和美感。瓦当早在周代就有使用。周原遗址的扶风召陈便发现了三种半瓦当^①。因时值瓦当使用的初期，所以瓦当纹饰比较简单。大、中型仅饰重环纹，小型为素面，并不见圆瓦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国至秦汉统治者广筑宫室寝庙，瓦当的使用也达到了鼎盛时期。

陕西是秦汉都城所在地，出土瓦当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特别能够显示其时代特征的是秦都雍城、咸阳，秦始皇陵，西汉京师长安，汉长安城，汉长陵和甘泉宫等遗址的瓦当。在陕北的洛川、神木，陕西的商县、安康等地也曾有秦汉瓦当出土。它们的出土范围东起潼关，西到宝鸡，南达安康，北抵神木，遍及陕西各个地区。它们大抵都是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随遗址的发现而出土。也有个别如陕西省考古所藏的瓦当是五十、六十年代发现的。传世品的瓦当其上限在解放前，甚至清末年间。它们的发展大体经过图象瓦当——图案瓦当——文字瓦当这样一个序列。其中秦代多为图象瓦当，汉代以文字瓦当为大宗，图案瓦当贯穿于秦汉两个时代。秦汉瓦当形状多为圆形，也有少数半圆形。面径大约在15—18厘米之间。秦始皇陵曾出土一枚夔纹瓦当，形状为大半圆形，高4.8厘米，宽6.0厘米，为秦汉瓦当罕见之作，被冠为“瓦当王”的称号。这些神态天真的图象瓦当，结构优美的图案瓦当以及奇妙古拙的文字瓦当，是我们研究秦汉历史和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一）图象瓦当是当时思想意识的写照

秦汉瓦当既是一种实用物，又是一种艺术品。它的艺术图案和艺术构思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艺术代表作品。它无论采取那种题材，都突出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是当时艺术家汲取生活中的艺术原料而创造出来的。

秦代的图象瓦当，秦都雍城出土最多，如鹿纹、双鹿纹、虎雁纹、斗兽纹、双獾

纹、凤纹、四兽纹、燕树纹、房屋建筑纹等。另外西安徐家湾出土的豹纹瓦当、以及出土地点不明的夔凤纹、子母凤纹、四鸟纹亦属秦代图象瓦当之列。汉代的图象瓦当出土不多，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飞鸿延年瓦当外，仅见淳化甘泉宫遗址出土的鹿纹、蟾蜍玉兔桂枝纹、龟蛇雁纹瓦当。咸阳秦宫殿遗址曾出土了变形的鱼、龟、蝉、蝴蝶纹瓦当，它们已脱离了动物的直观形象，成为具有各种风格的卷云纹瓦当的点缀纹饰，这些瓦当，比起上述的秦汉动物纹瓦当已有明显区别，亦不属于图象瓦当范围。

秦的图象瓦当，分为五类。

1. 动物纹瓦当

这种瓦当较多，其中包括鹿纹、双鹿纹、虎雁纹、斗兽纹、凤纹、四兽纹、燕树纹。它们出土地点明确，风格统一，特点突出。动物形体基本为粗轮廓的单耳双腿侧面像，造型活泼舒展，自由奔放，风格写实，构图均衡。雍城出土的上述战国秦动物纹瓦当采取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取材于现实生活，以狩猎中常见的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它充分反映了狩猎活动在战国时期秦人经济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皇室贵族勤于畋猎的风俗^②。

凡游牧民族，大都喜将他们习见的动物视为崇拜对象而加以描绘、刻画。这是由于宗教和艺术的起源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以各种动物纹饰装饰美化他们的生活是其共同的文化特征^③。从细微的表现手法到整体的构图，秦瓦当动物纹样与其有相似的特征。

秦人立国之前，是一个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部落。立国之后，戎俗犹存。秦穆公霸西戎，又使秦国版图达到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地方。从此，秦与西北的戎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因此，秦在宗教、艺术等方面必然显出游牧经济的特色。《诗经·秦风·驺虞》和石鼓文《吾水》、《车工》、《田车》等诗篇所记叙的秦公游猎场面，就带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而动物纹瓦当则把这一切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如鹿纹瓦当为一奔鹿的侧面像。它将鹿的戒备机警、身驱灵巧并善于奔跑的神态表现得很突出，通过夸张，使鹿的颈部富于弹性，身驱矫健优美，寓于节奏感，给人以呼之欲出的感觉。虎雁纹瓦当是以善飞的雁来衬托奔虎之快，竖直微卷的虎尾，勾状的利爪，发达的腿部肌肉都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虎的肌肉力度，使人感到扑食瞬间的紧张、狡黠、矫健之动态。斗兽纹瓦当则采用对比手法，使形体庞大跳跃腾振之猛兽，与单薄瘦小置于兽身之下的猎人形成一强一弱的对比，表现了兽的凶猛；受伤挣扎状的猛兽、与奋力搏击的猎人又形成一负一胜之对比，更突出了猎人的勇敢。虚实轻重对比强烈，布局紧凑，栩栩如生。这些主题明确，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富有生命力的美感，使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丰富的联想。

2. 房屋建筑纹瓦当

这种瓦当首次发现于雍城，过去未见著录。瓦当为一木构建筑图案：人字形两面坡屋顶，品字形正脊，檐前有瓦当，檐下有立柱，柱头有栌斗，上承檐椽，椽上置椽，未见檐墙和山墙。屋前放置一壶和一匏壶。周围树木环绕。虽然瓦当残缺不全，从遗留的画面不难看出，这是一座高台建筑。自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迁雍，陆续修建了不少宫殿。德公时有大郑宫（见《史记·秦本纪》），宣公时有阳宫（见《史记·秦本

纪》），穆公时在城内外大兴土木。除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以外，秦国在雍还修建了台、观、馆舍。难怪秦穆公时戎使由余见到秦国的宫室之盛，竟发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的感叹。至今在雍城遗址附近，数里之内，秦的砖、瓦残片俯拾即是。不难想见，春秋时期的秦都雍城，是多么雄伟和富丽。这些瓦当的出土，应是秦都雍城宫室巍峨的真实写照。

3. 植物纹瓦当

秦的植物纹瓦当在凤翔雍城、咸阳秦都、西安洪庆、临潼芷阳遗址均有发现，但种类较秦的动物纹瓦当少，同时，数量也没秦的图案瓦当那样多。仅有莲花瓣纹、菊花纹、花苞纹、树叶纹、树纹几种。画面近似写实，使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当时秦人的生活环境。风格和秦图案瓦当中的葵纹、云纹迥然不同，属于早期范畴。

4. 太阳纹瓦当

亦称辐射纹瓦当。仅在凤翔雍城出土。瓦当中心为一圆饼，围绕圆饼引出三十一条射线，犹如太阳的光芒。作为曾是游牧民族的秦人，太阳对于他们生活、生产带来了许多方便。这种瓦当的出现，似为秦人对太阳崇拜的一种方法。

5. 其它

西安徐家湾曾出土一枚豹纹瓦当，图象生动逼真。四鸟瓦当，出土地点不详。当面对有四鸟，上下各有涡纹，亦称双凤朝阳瓦当。凤翔雍城出土了一枚双獾纹饰，两獾交颈，形态生动。其构图方法与两汉时期的双鸭纹牌饰相同^④，这或许是游牧狩猎民族所喜闻乐见的构图方法之一。

汉代的图象瓦当，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最为出色，人们亦称为四灵。青龙的造型是屈躯利爪，腾空飞舞；白虎的姿态凶猛，动作灵活；朱雀是凤头鹰喙，鸢颈鱼尾，姿势勇捷；玄武是龟蛇相交形，静中有动，浑朴而道劲。四灵均呈圆形布局，庄严大方。《三辅黄图》谓：“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灵图象，作为遗制，一直影响到三国两晋^⑤。

鸿台瓦当，亦称飞鸿延年瓦当，出土地点不详。当面对作飞鸿，首尾两翼展作十字形。鸿颈两旁有方篆“延年”二字。《三辅黄图校证》曰：“鸿台，秦始皇二十七年筑，高四十丈，上起观宇，帝尝射飞鸿于台上，故号鸿台。”飞鸿延年瓦当有可能就是施于秦鸿台观宇之上的。但观其瓦当形制，疑为汉瓦，系秦宫汉葺时之制品。

汉甘泉宫遗址也有图象瓦当出土。明《读史方輿纪要》引《括地志》云：“甘泉山有宫，秦始皇所作林光宫，周匝十余里。汉武帝元封二年于林光宫旁更作甘泉宫。”

《括地志》描述甘泉宫道：“宫周十九里，宫殿楼观略与建章相比，百宫皆有邸舍。”甘泉宫是仅次于长安未央宫的重要活动场所。作为建筑装饰的瓦当，必然要服从宫殿建筑的整体要求，而图象无疑或隐或现地体现着统治者的思想意识。

鹿纹瓦当，《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称之为“马纹瓦当”^⑥。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中第23类有鹿“甲天下”瓦，并说明来源于“淳化友人”，与《勘查记》所载的“马纹瓦当”属同一类型。毕沅《秦汉瓦当图》第十三的“甲天下”瓦当，以及冯云鹏《石索》卷六著录的“汉白鹿观瓦”一枚，出土地点虽无所知，但与《勘查记》的“马纹瓦当”同属一个类型。有了《秦汉瓦当文字》和《勘查记》这几枚瓦当的佐证，也可

以大致确定它们是汉甘泉宫（或林光宫）的遗物了。同时，在甘泉宫所出土的两枚“马纹瓦当”图象上，除兽象外，还有几道残划，对于这几道残划，《勘查记》未作说明。仔细校审《秦汉瓦当文字》、《秦汉瓦当图》和《石索》那三件相应的图面，与《勘查记》所载的两件残存的画面，发现那几道乃是“甲天下”三字的残笔。那么兽纹究竟是“马”还是“鹿”？显然，前人都认为是“鹿”。程敦曰：“考《长安志》引《关中记》上林苑中二十二观，有‘众鹿观’此瓦画二鹿者，非一之意。‘甲天下’亦云多也，岂‘众鹿观’与？”毕沅在“甲天下”瓦当的赞词中说：“甲观之遗，众鹿非马”。可见，此类瓦当上的兽纹，应该是“鹿”而不是“马”①。

关于这类瓦当的断代问题，《勘查记》说：“马纹瓦当应是秦末之物”。冯云鹏、程敦和毕沅都认为是汉代遗物。从艺术特色看，秦代艺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写实性很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马俑，大小比例宛如真人、真马，姿态装饰各具特色，简直是当时兵马的再现。出土于雍城的“鹿纹瓦当”鹿的形象也是十分逼真的。而汉代的艺术特色却不一样，它多少带几分神秘感。汉代瓦当上的龙、朱雀、玄武都是想象中的奇禽怪兽。就是虎也不是实物的写照。所谓“马纹瓦当”，有点象马，而更多象鹿。这正是汉代艺术的特色。其次，如《勘查记》所说的“……中心圆内饰突半圆球形，或界格线通过中心圆者，时代应在西汉。”这是西汉瓦当纹饰的一个特色。上述五种瓦当，都是“中心圆内饰突半圆球形”的。正符合这一特征。因此这类瓦当应该是汉甘泉宫的遗物。它说明“鹿甲天下”瓦当有可能表示祥瑞用于甘泉宫建筑的。

汉甘泉宫出土的蟾蜍、玉兔、桂枝瓦当也有一定的含义。据《抱朴子》曰：“谓万岁蟾蜍，头不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体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乾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按古人所说，蟾蜍能够辟兵，玉兔、桂枝象征着神话世界的月宫。汉甘泉宫出土的另一枚龟蛇雁纹瓦当纯属写实。

（二）图案瓦当的渊源及艺术特点

图案瓦当是图象瓦当的发展和变体。图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有对生活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才能概括、归纳出生动的图案形象来。虽然它们的象形性不强，其造型和图案不是对生活的直接模拟，而是一种间接的曲折的反映。初看起来似乎离生活较远，但我们能够找得出它们为生活的源头以及追溯出它们所模拟的凭借物。

独具一格的秦的葵纹瓦当，从其纹饰的细微末节看，应是植物尖叶和动物尾巴的曲卷。它继承和发展了战国以来艺术的写实手法和明快朴素的作风。排斥了奴隶主统治者在铜制礼器上所采用的死板僵化形式，以及追求浮华繁缛的艺术趣味，扫除了青铜器图案纹饰所表现的恐怖气氛。

秦的葵纹瓦当主要出土于秦都雍城、栎阳和咸阳，其它地点出土较少。葵纹瓦当有着自己的演变系列。雍城的葵纹瓦当处于这类瓦当的初级阶段，数量、种类较少，而且不定型。当面为两重空间，当心为泥饼，外圈饰数对“S”形纹饰的瓦当，与规格整齐的葵纹瓦当尚有一定的距离。栎阳的葵纹瓦当与雍城的葵纹瓦当截然不同，出土数量

多，已趋向规范化，当面为两重空间，葵纹花朵均由双线环绕，左右逆向排列，富有韵律，为葵纹瓦当成熟阶段的作品。咸阳的葵纹瓦当种类较多，当心多为四叶、花蒂状；还有一种瓦当除卷曲葵纹朵数增加外，与栎阳的葵纹瓦当毫无二致，但也有个别瓦当趋于简化，无论线条组合及卷曲程度上都较简单，可能这种瓦当的时代较晚。汉代不见葵纹瓦当，拟为图案端庄而华丽的云纹瓦当所取代了。

以云纹为主题的瓦当，具有光亮、明快之感，与秦汉宫殿以象天汉，祥云缭绕，求仙升天的思想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祈求太平、永受嘉福的享乐意识。那么秦汉广为应用的云纹瓦当，究竟是怎样演变而来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由陈直先生提出来的。他说：“云纹是由铜器上的纹饰及回纹演变而来的”，“至西汉中期，则以云纹定型”^⑥。学术界对于云纹的由来和演变，目前还未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瓦当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有共性也有个性，综观“云纹定型”以前的各种图象和图案的主流，就会发现瓦当纹样曾经经历过由素面到纹样，由简到繁，由写实到写意，由图象到图案，即由具体到抽象的艺术成熟过程。同一艺术形象可以在不同的器物上使用，瓦当图案吸收过铜器上的纹饰。如临潼、咸阳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这种“饕餮纹”在西周铜器上屡有出现。但不能归结云纹只是由动物、植物或铜器上某一种纹饰演变而成的。事实上，云纹是由动物中的蝉纹、蝴蝶纹、饕餮纹、鸟纹等禽兽纹；植物中的树枝、花朵；自然中的云朵、光芒综合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有一个写实到写意、融合与变形的艺术过程。在图象向图案的演变中，咸阳出土的蝉纹瓦当最具有典型意义。瓦当面为一幅四个对称的蝉形云纹，以卷云纹作蝉的翅膀，桃叶形纹样作蝉身，在蝉身前端两旁各有一圆点是蝉的眼睛。从整个图案看，在四个对称单元内有四只蝉正向外飞翔；从另一角度看，则又为卷云纹。而秦汉各种成熟的卷云纹已逐渐脱离了动物、植物以及自然形态的直观形象，形成各种风格有别、变化繁缛的纹饰，西汉中期以后则以几种卷云纹定型，从而卷云纹成为固定、独立的艺术风格而流行。

秦汉瓦当以云纹为大宗，陕西的秦汉遗址普遍出现这类瓦当。对于秦汉云纹瓦当的断代目前只能据遗址而定，就瓦当纹饰本身尚难看出其演变的序列。据粗略统计云纹瓦有几十种，它以中心为支点，采用对角线的方法，使云的形象作了重复、条理的多种变化。其基本图案由当心及周边纹饰组成。当心多为树枝纹、曲尺纹、方格纹、斜方格纹、米字纹、以及四叶、乳钉等几种固定图案。周边纹饰虽富有变化，但较有规律可循。通常用单、双界格线将当面分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内饰一组由单线或双线组成的卷云纹样。少数卷曲程度甚微，个别的纹样呈花朵状。

由于瓦当用于房檐之际，在观者的视平线以上，而且是陶制品，要求达到远视醒目的效果，秦汉瓦当的图案构成都遵循着这一原则。

1. 图案结构匀齐均衡

匀齐均衡是图案构成的原则。瓦当图案的结构上，善于用当心中的纹饰如四叶、米字格等作为中心，以周边纹样葵纹、云纹等作为装饰与当心圆形纹饰相呼应。不管是云纹还是葵纹，都按照主与次、疏与密的均衡法，使图案在预先确定的圆形轮廓内，主题和附加纹饰保持一定的平衡状态。

2. 善于运用对称方法造型

对称是我国图案结构中传统手法之一。它的结构特点是“等量同形”即以中轴线或中心点向上下左右或四面八方配置形状相同、大小份量相等的纹饰。也就是一个单元纹饰的重复出现。这种结构使瓦当当面的空间非常生动、灵活，即富有生气又节奏感强烈，给人以庄重大方之感。云纹瓦当的装饰纹样大都是对称图案。

3. 采用辐射、转换、回旋等组织形式

瓦当图案花纹以运动状态向左右旋转。有的在几何轮廓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花纹的互相转换，强调和追求图案内在联系的完整结构。所以瓦当画面活泼洗练，朴素美观，具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4. 同形图案画面的出现

秦代葵纹瓦当的当心，多饰圆同形图案。同，是窗明的意境，有圆形^㉔，有方形^㉕。圆形和方形的同加上月就是光明的明字^㉖。光，是最难表现的一种物象。在图案作法上，同字形图案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人们创造了光的语言^㉗，找到了最简洁最富于表现力的手法。

5. 色彩的应用

中国色彩的发明和使用，旧石器时代已开其端，可以说在汉代以前，青、黄、赤、白、黑诸色都已完备^㉘，汉代的图案瓦当，不仅在图案的构成上变化多样，而且还发挥了色彩的性能与技巧，个别瓦当上出现了施红、施堊的现象。这种瓦当虽为数不多，但各地均有少量发现。华阴华仓遗址曾出土一枚云纹瓦当，底色全部施堊，而卷云纹则涂红，色彩明快，异常醒目。从感观上给人以享受，达到了图案与色调的和谐统一。

(三) 文字瓦当的学术价值

文字瓦当是图案瓦当发展的必然结果，到西汉时期普遍出现。如果说，瓦当图案表现的比较抽象的话，那么文字作为纹饰，则把当时人们的愿望，在建筑艺术中所反映的观念具体化了。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便注意利用建筑来巩固封建王朝，树立和宣扬汉王朝的威信。《史记·高祖本纪》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萧何所说的“非壮丽无以重威，”也正是“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的思想体现。因而，我们不难想见西汉宫廷殿堂的宏伟壮丽，文字瓦当的丰富多彩，耐人寻味。

文字瓦当大多数为宫殿、官署、陵园等建筑物名称，如“薪年官当”、“宗正官当”、“长陵西当”等。还有一部分以吉祥语和其他为内容的文字瓦当。如“千秋万岁”、“永受嘉福”、“延年益寿”、“长生无极”、“与华相宜”等等。纪念性的有“汉并天下”。表示怀念的有“长毋相忘”。类似汉赋单句的有“嘉气始降”。另有一些汉代官僚地主私人祠堂冢墓之物，如“巨杨冢当”，“万岁冢当”，以及庄园、兽圈、仓庾所用之瓦“吴尹舍当”、“六畜蕃息”、“百万石仓”等。瓦当字数以四字最广，但也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昌”，“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鼎胡

延寿宫”；“万有喜”；“年宫”；“冢”等当面字数不等的瓦当。文字瓦当的书体，丰富多采，变化无方。其形式是阳文多阴文绝少。其字体篆书多隶书少。阴文仅见“便”字。隶书有“吴尹舍当”等。在篆书中，还有鸟虫书如“永受嘉福”瓦当。这些秀丽茵蔯、遒劲苍茂的瓦当文字，与秦世刻石，汉代碑文并美同风。这些文字瓦当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时期的繁荣，同时也反映出人们普遍存在的祈求康乐、太平、安宁、富贵、长寿、幸福、祥瑞等观念。我们不去探究那有篆有隶、盘屈隐起的瓦当文字，仅就文字瓦当的历史意义谈点看法。

“蕡年宫当”发现于汧河东岸的风翔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⑫，距秦都雍城约十六公里。这里是一处面积为二万平方米的秦汉建筑遗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九年四月宿雍蕡年宫，并在此加冠带剑，秦始皇的加冕礼在蕡年宫举行，说明蕡年宫在秦代宫殿中地位的重要。另外，蕡年宫建造在距雍城约十六公里的郊区，反映了它并非一般性的寝宫，而应当具有特殊的用途。蕡者，求福也，蕡年意为祈求丰年。所以，我们认为蕡年宫的用途无疑与当时的祭祀活动有关。汉承秦制，“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宫名，少所更变”，汉代蕡年宫就是在秦蕡年宫的基础上改建的。

蕡年宫址的确定，说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⑬及《水经注·渭水》^⑭关于蕡年宫位置的记载是错误的；而《汉书·地理志》^⑮和《史记》集解^⑯的记载则失之笼统；《三辅黄图》引《庙引》^⑰与司马迁的“雍郊说”^⑱尽管比“雍县说”进了一步，但仍失之不详。至此，二千多年来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似可宣告了结^⑲。

蕡年宫始建于秦惠公时，即战国中期，直到西汉时期仍然沿用。风翔出土的“蕡年宫当”面径16.7、边轮宽0.8、当厚2.5厘米，文字结构疏密有致，笔划苍劲有力，基本符合面积大，边轮宽、字体宽博的西汉时期瓦当分期标准^⑳。估计应为武昭宣时期某次修缮或重建“蕡年宫”时所用之瓦。

1962年，曾在雍城南古城东北发现半个“栒”字云纹瓦当。当时认为应是栒阳宫残当，并据此判断了栒阳宫地望“扶风说”^㉑与“雍说”的谬误与正确^㉒。1982年，在风翔城南东社遗址采集了一个完整无缺的“栒阳”宫当，不仅证明了以上关于“栒”字瓦当的推测是正确的，而且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疑案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年宫”未见于史籍，1962年在发现“栒”字瓦当的同时采集到“年宫”瓦当一枚，简报作者认为：“年宫”就是“蕡年宫”，只是“蕡”字被省略而已^㉓。陈直先生亦主此说，他在《秦汉瓦当概述》及《三辅黄图校注》中均指出：“‘年宫’应为蕡年宫之省文”。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一个行政区域或宫殿建筑名称的省略简写，按照一般汉语语法习惯，应先略去表示行政区划的单位或宫殿等众所周知的建筑通称。例如：古人将栒阳宫省文为栒阳。因此，“蕡年宫”不可能省文为“年宫”。堡子壕遗址的发现及“蕡年宫”瓦当的出土，更充分说明“蕡年宫”和“年宫”并不是一个宫殿，“年宫”应是史籍失载的为数众多的秦汉宫殿之一。

“羽阳千岁”、“羽阳千秋”、“羽阳万岁”瓦当，均系宝鸡出土，以千岁最多，万岁次之，千秋最少，另外还有“羽阳临渭”一品，都是秦羽阳宫之瓦。《渑水燕谈录》谓羽阳宫秦武公作，在今宝鸡。《秦汉瓦当文字》序中谓羽阳宫作于秦孝公。可知羽阳宫旧址在宝鸡，但确凿位置仍需考古发掘来证实。现今出土的羽阳瓦当其形制均为汉

代，当属秦宫汉葺时的制品。

“鼎湖延寿宫”瓦当，出土于蓝田。《三辅黄图校证》“鼎湖宫，……又一说在蓝田，有亭……汉武帝于此建宫”。陈直先生按鼎湖宫遗址在今蓝田县焦岱镇。原注文在蓝田极为正确。《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三第二十三页，有蓝田鼎湖行镫。《秦汉瓦当文字》卷一第十二页有“鼎湖延寿保”瓦。“湖”字皆省作“胡”。

“益延寿宫”瓦当，《汉书·郊祀志》：武帝因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颜注：“益寿、延寿，亦二馆名”。宋黄伯思则据《史记》作“益延寿观”，今瓦当亦作“益延寿”，从而可证颜注之误。益延寿宫遗址据《括地志》说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一里、通天台西八十步”。据黄伯思说宋代时确实在耀州出过这种瓦当，其遗址大抵在今陕西耀县。

“黄山”瓦当，相传出自兴平北乡。《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槐里县注云：“黄山宫，孝惠二年起”，《三辅黄图校证》：“黄山宫，在兴平县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黄山宫，即此也”。此瓦当即为黄山宫所用之瓦。

“便”字瓦当，相传出土于咸阳县北鸟庄。《三辅黄图校证》云：“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门桥，跨渡渭水上，以趋茂陵”。旧说以为桥瓦，然与现今出土地点不符。疑为陵园便殿所用之瓦。

“揜依中庭”瓦当。陈直先生曰：“中庭当指掖庭而言”。掖庭一般为后妃所居，揜即“掩”，封闭之意，所以后妃居住的宫殿用“揜依中庭”瓦当。此瓦出土于汉城建章宫遗址。

“平乐宫阿”瓦当，出土地点不详。《三辅黄图校证》记上林苑有平乐观，亦见《汉书·王莽传》下，疑为平乐观之物。陈直先生注：宫阿谓周阿之意。《金石索》称“平乐阿宫”，阿宫，释为四隅之宫。

“八风寿存当”瓦当。《汉书·郊祀志》：王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此即八风台建筑所用之瓦。

在华阴华仓遗址发掘过程中，采集出土了大批文字瓦当。“京师仓当”、“京师庾当”、“华仓”等几枚瓦当标明了仓的性质、名称；瓦当的出土地点则确凿地证实了仓的位置，瓦当的造型提供了仓的建置年代。同时，还出土了“与华无极”、“与华相宜”、“大富”等吉语性质的瓦当^{②4}

“京师仓当”瓦当过去未见著录，系首次发现，意如瓦文，为京师仓所用之瓦。《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京师仓在华阴灌北渭口也”。今华阴东仍有村名叫灌北，“京师仓当”出土地点恰在灌北与渭口之间，其位置与记载相同。

“京师庾当”瓦当，过去有所著录，但不知何地所出。陕西省博物馆编著的《秦汉瓦当》一书，也载有“京师寓当”，并认为它“是以汉朝招待宾客住所建筑所用之瓦”。细审拓片，“寓”当为“庾”，释“寓”非也。说它是汉朝招待宾客住所建筑所用之瓦，有望文生义之嫌。《说文解字》：“庾，水漕仓也”。《史记》集解引胡广曰：“在邑曰仓，在野曰庾”。庾即仓。因而古代仓庾经常连用，如《史记·孝文本纪》：“发仓庾以赈贫民”就是此意。京师庾当和京师仓当同时出土，使我们得知京师仓又名京师庾，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进一步说明了这个仓在野不在邑。虽名曰京师仓，并没

有建在京城里面。这个仓储备的粮食可能是通过水路漕运而来的。这与汉代从山东漕运大量粮食以备京师所需的历史事实正相符合。

“华仓”瓦当，陈直先生已在《秦汉瓦当概述》一文中说此瓦是“西汉时仓庾所用之物，”并指出了“此瓦出自华阴”，但无具体地点。在华仓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多枚，始知其确凿出土地点在今华阴县础峪乡。按《汉书·地理志》注文记载：“华阴，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更名华阴。”隶属京兆尹。东汉时仍称华阴，改属弘农郡。可知华仓和著名敖仓一样是以地名仓，是汉代设在华阴的京师仓的别名。

“与华无极”瓦当，陈直先生据《汉书·地理志》华阴县注有“集灵宫，武帝起”。认为此瓦为集灵宫之物无疑。其说有对的地方，因为武帝时集灵宫遗址有出土。今华仓遗址也有出土，证明“与华无极”瓦当不一定是武帝所起集灵宫的专用品，同与华相宜一样，大概汉时在华阴的一切大型建筑，均可使用。寓意着它们象巍巍华山那样巍峨耸立，万古长青。

“宗正官当”瓦当出自汉城遗址，为宗正官廨所用之瓦。《汉书·高帝纪》载：“七年二月置宗正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可见这种瓦当的年代不能早于高帝七年，亦不能晚于平帝元始四年以前。

“佐弋”瓦当，多出自汉城。《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属官有……考工室、左弋、居室……。”《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佐弋竭其人”，因而似可肯定佐弋为职官。顾名思义佐弋大约和弋射有关系。居延汉简里有“左弋弩六百廿”，由此推测佐弋是制造弓弩的官署之一。

“都司空瓦”瓦当多出自汉城。《汉书·百官公卿表》：宗正属官有都司空令丞。以为此瓦为都司空官廨所用之瓦。这些瓦当的字体、布局和宗正官当是一致的，其年代也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右空”瓦当，《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左右司空。此云右空，当是右司空之省文。此瓦西安汉城曾有出土。

“上林”瓦当，上林是水衡都尉下面一个属官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辨铜九官令丞”。“上林”瓦当是西汉上林苑建筑物上的用瓦，在西安西郊发现的“上林”瓦当，说明西安西郊属汉代上林苑范围，并有上林苑的建筑遗物。

“甘林”瓦当，此种瓦当以前曾有发现（见《秦汉瓦当文字》），按“甘林”应为“甘泉上林”之省文，因为甘泉宫应在上林苑内②。

“上林农官”瓦当是上林农官廨房屋上的瓦当。《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下有“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过去注解《汉书》的人认为甘泉上林、甘泉都水是两官，但这样也只有六官。有可能农仓也是两官，上林农官瓦当的出土，正好为此说提供了证据。

“卫”字瓦当多出土于汉城未央宫遗址和甘泉宫遗址，数量大，式样多。宋敏求《长安志》、王昶《金石萃编》都误认为是秦始皇灭六国后，“写放”卫宫室于咸阳，

故瓦当上也标以卫字。程敦在《秦汉瓦当文字》一书中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认为是汉代卫尉寺屋顶所用之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未央宫、甘泉宫系西汉重要官室，卫尉官署建筑应有相当规模，出现“卫”字瓦当应是意料中之事。已经发现“卫”字瓦当，多有涂朱垚者，涂红涂白想系一种鲜明之标志，因卫尉负有保卫宫廷之责，须随时准备报警，故于其官署建筑涂以鲜明标志，以便识辨。

“六畜蕃息”瓦当，此词句见于匈奴歌，为西汉畜圈之瓦。

咸阳长陵附近近年来出土了一批瓦当。其中“长陵西当”，在长陵陵园西墙发现下水道的地方采集。“长陵东当”在陪葬区西边发现数枚，保存较完整。这两种瓦当时代略同，“长陵西当”或略晚，约在西汉中期。这两种瓦当，可能是主作陵内器物的东西园建筑用瓦。东园和西园建筑大概在陵园和陵邑的两侧。过去曾出土的“长陵西神”瓦当，推测也有可能在这里发现，仍为西园建筑用瓦^②。

“齐园”、“齐园宫当”、“齐一宫当”等瓦当，出土于长陵第21号陵墓周围。可见其主人与齐有关。我们从文献记载，推测为武帝子齐王閼之墓^③。《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閼为齐王”。徐广集解云：

“立八年，无后，绝。”立齐王是由霍去病、庄青翟、张汤、公孙贺、任安等人的奏请而策封的。同时封立的还有燕王旦，广陵王胥。大概齐王閼未就国而死于长安，就陪葬长陵了。

汉武帝茂陵及其附近曾出土一枚瓦当，当面两圈篆书文字。外圈八字：“与民世世，天地相方”；内圈四字：“永安中正”。根据此瓦当出土地点及瓦当字意来判断，为武帝茂陵陵寝宫殿所用。此瓦当的篆文布局协调，并因圆形当面而变化，在秦汉瓦当中是罕见的一例。

“冢上瓦当”、“巨杨冢当”、“万岁冢当”、应是汉代官僚地主祠堂冢墓遗留之物。“吴尹舍当”、“李”、“金”、“杨氏”瓦当，亦为汉时官僚地主庄园所用之瓦。“加气始降”、“道德顺序”、“屯泽流远”、“光瞻由宇”这四种类似汉赋单句者的瓦当，均出土于霍光墓附近，应是建造祠堂或园邑用的。

各遗址大宗出现“长乐未央”、“千秋万岁”、“长生未央”、“长生无极”、“永寿无疆”、“长生乐哉”等瓦当，均属于吉语性质，并非那一宫殿官署所独用特有，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以上文字瓦当的出土，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的部分宫殿、官署、寝园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而且使我们对于汉代人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追求、愿望有所了解。

（四）秦汉瓦当的制造及断代

秦汉瓦当均为陶质，坚硬致密，体重、火候高。根据瓦当残破处看，瓦色分为蔚蓝、灰、深灰色三种，另外还有表面涂红和涂垚的现象。制法有三种。

一、瓦当范成后，与瓦筒相接，用刀纵切将瓦筒分成两半至当背面约2—4厘米处，

有的还用绳勒而成。这种制法的瓦当无边轮，瓦筒与瓦当连接处便是这个瓦当的边轮部分。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无边轮的云纹瓦当范可证^②。

二、将范成的瓦当与筒瓦相接，用手指将瓦当背面与筒瓦连接处捏抹牢固。这种瓦当已有边轮。

三、瓦当与筒瓦相接，由上至下纵切，被平分成两个半瓦当。

战国秦至汉初采用第一种制法，西汉中期开始，简化其制作过程，采用第二种制法。凡是半瓦当均采用第三种制法。

区分秦汉瓦当，上述制法乃是一个标准。但纵观秦汉瓦当的整体风格，仍有下列几点可为断代依据。

一、秦瓦当注重纹饰变化，而汉瓦当则注重文字的变化。这是秦汉两个时代的主要区别。

二、秦瓦当面积小而不规整，汉瓦当则反之。

三、秦瓦当葵纹特别是云纹图案种类繁多，变化多端，秦云纹瓦当心饰方格、三角、菱形较多，而汉的云纹瓦当图案种类减少，当心多为大圆饼，或设双线界格线通过圆心。

四、秦瓦当图象写实，汉瓦当图象比较抽象。

五、汉代瓦当背面多有一大指窝。瓦当背面的切割痕迹均用手抹平。

六、从汉初起，文字瓦当则大量增加，在西安、咸阳、雍城、华阴等处可见。

秦汉瓦当的断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仅总结出以上几点，但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还要结合出土地点、地层关系、同出器物等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来。

注 释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见《文物》1981年3期。

② 刘莉：《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源流》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③④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见《考古学报》1981年1期。

⑤ 王家广：《由秦砖汉瓦论及秦汉陶瓷》见《文博》1984年2期。

⑥ 淳化县文化馆：《汉甘泉宫遗址勘查记》见《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⑦ 查瑞珍：《关于“马纹瓦当”问题》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⑧⑩ 陈直：《秦汉瓦当概述》见《文物》1983年11期。

⑨⑪ 雷圭元：《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⑫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⑬ 张光福：《中国美术史》见知识出版社1982年。

⑭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蕡年宫在岐州城西故城内”。“唐岐州治即今凤翔县城”。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⑮ 《水经注·渭水》记雍水曰：“水出雍山，东南流历中牢溪，世谓之中牢水，亦曰冰井水，南流经胡城东，俗名也，盖秦惠公之故居，以谓蕡年宫也，孝公又谓之橐泉宫”。

⑯ 《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雍县条下记有：“橐泉宫，孝公起；蕡年宫，惠公起”。

⑰ 裴骃《史记》集解：“蕡年宫在雍”。

⑱ 《三辅黄图》引《庙记》曰：“蕡年宫在城外”。

⑲ 《史记·吕不韦列传》：“人之告嫪毐，嫪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嫪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蕡年宫。”

⑳ 马振智、焦南峰：《蕡年、棫阳、年宫考》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㉑ 《三辅黄图校证》曰：“棫阳宫，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风县东北”。《长安志》、《清

一统志》等亦从此说。

- ②② 《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以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索引》按：“《说苑》云：太后迁栎阳宫。”《汉书·地理志》：“雍县有栎阳宫，秦昭王以起也。”
- ②③ 徐锡台、孙德润：《凤翔县发现“年宫”与“栎”字瓦当》见《文物》1962年3期。
- ②④ 杜葆仁：《京师仓当与西汉的京师仓》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 ②⑤ 林剑鸣：《汉甘泉宫瓦当文字考释》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6期。
- ②⑥②⑦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长陵勘查记存》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 ②⑧ 梁佐：《秦汉瓦当小议》见《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集》。

目 录

序..... (1)	31. 秦 蟾蜍纹瓦当..... (31)
1. 秦 夔纹瓦当..... (1)	32. 秦 鱼纹瓦当..... (32)
2. 秦 饕餮纹半瓦当..... (2)	33. 秦 豹纹瓦当..... (33)
3. 秦 饕餮纹半瓦当..... (3)	34. 秦 莲花纹瓦当..... (34)
4. 秦 几何纹瓦当..... (4)	35. 秦 莲花纹瓦当..... (35)
5. 秦 斗兽纹瓦当..... (5)	36. 秦 叶纹瓦当..... (36)
6. 秦 鹿、雁、犬、蟾蜍纹瓦当..... (6)	37. 秦 叶纹双界格瓦当..... (37)
7. 秦 鹿鱼纹瓦当..... (7)	38. 秦 花苞纹瓦当..... (38)
8. 秦 双鹿纹瓦当..... (8)	39. 秦 树纹瓦当..... (39)
9. 秦 双鹿纹瓦当..... (9)	40. 秦 房屋建筑纹瓦当..... (40)
10. 秦 立鹿纹瓦当..... (10)	41. 秦 辐射纹瓦当..... (41)
11. 秦 卧鹿纹瓦当..... (11)	42. 秦 “S”纹瓦当..... (42)
12. 秦 奔鹿纹瓦当..... (12)	43. 秦 云虎夔龙(?)纹瓦当..... (43)
13. 秦 奔鹿纹瓦当..... (13)	44. 秦 云鹤纹瓦当..... (44)
14. 秦 鹿纹瓦当..... (14)	45. 秦 凤鸟云纹瓦当..... (45)
15. 秦 鹿纹半瓦当..... (15)	46. 秦 云鹤纹瓦当..... (46)
16. 秦 鹿纹瓦当..... (16)	47. 秦 云鸟纹瓦当..... (47)
17. 秦 鹿纹瓦当..... (17)	48. 秦 燕树纹瓦当..... (48)
18. 秦 鹿、龟、雁纹瓦当..... (18)	49. 秦 树纹瓦当..... (49)
19. 秦 鹿、雁、树纹瓦当..... (19)	50. 秦 葵纹瓦当..... (50)
20. 秦 虎雁纹瓦当..... (20)	51. 秦 葵纹瓦当..... (51)
21. 秦 双獾纹瓦当..... (21)	52. 秦 葵纹瓦当..... (52)
22. 秦 獾纹瓦当..... (22)	53. 秦 葵纹瓦当..... (53)
23. 秦 夔凤纹瓦当..... (23)	54. 秦 菊花纹瓦当..... (54)
24. 秦 夔凤纹瓦当..... (24)	55. 秦 葵纹瓦当..... (55)
25. 秦 夔凤纹瓦当..... (25)	56. 秦 葵纹瓦当..... (56)
26. 秦 夔凤纹瓦当..... (26)	57. 秦 葵纹瓦当..... (57)
27. 秦 夔凤纹瓦当..... (27)	58. 秦 葵纹瓦当..... (58)
28. 秦 四鸟纹瓦当..... (28)	59. 秦 葵纹瓦当..... (59)
29. 秦 凤纹瓦当..... (29)	60. 秦 葵纹瓦当..... (60)
30. 秦 四兽纹瓦当..... (30)	61. 秦 葵纹瓦当..... (61)

62. 秦	葵纹瓦当	(62)	100. 秦	云纹瓦当	(100)
63. 秦	葵纹瓦当	(63)	101. 秦	云纹瓦当	(101)
64. 秦	葵纹瓦当	(64)	102. 秦	云纹瓦当	(102)
65. 秦	葵纹瓦当	(65)	103. 秦	云纹瓦当	(103)
66. 秦	葵纹瓦当	(66)	104. 秦	云纹瓦当	(104)
67. 秦	葵纹瓦当	(67)	105. 秦	云纹瓦当	(105)
68. 秦	葵纹瓦当	(68)	106. 秦	云纹瓦当	(106)
69. 秦	葵纹瓦当	(69)	107. 秦	云纹瓦当	(107)
70. 秦	葵纹瓦当	(70)	108. 秦	云纹瓦当	(108)
71. 秦	葵纹瓦当	(71)	109. 秦	云纹瓦当	(109)
72. 秦	葵纹瓦当	(72)	110. 秦	云纹瓦当	(110)
73. 秦	葵纹瓦当	(73)	111. 秦	云纹瓦当	(111)
74. 秦	葵纹瓦当	(74)	112. 秦	云纹瓦当	(112)
75. 秦	葵纹瓦当	(75)	113. 秦	云纹瓦当	(113)
76. 秦	葵纹瓦当	(76)	114. 秦	云纹瓦当	(114)
77. 秦	云纹瓦当	(77)	115. 秦	云纹瓦当	(115)
78. 秦	云纹瓦当	(78)	116. 秦	云纹瓦当	(116)
79. 秦	云纹瓦当	(79)	117. 秦	云纹瓦当	(117)
80. 秦	云纹瓦当	(80)	118. 秦	云纹瓦当	(118)
81. 秦	云纹瓦当	(81)	119. 秦	云纹瓦当	(119)
82. 秦	云纹瓦当	(82)	120. 秦	云纹瓦当	(120)
83. 秦	云纹瓦当	(83)	121. 秦	云纹瓦当	(121)
84. 秦	云纹瓦当	(84)	122. 秦	云纹瓦当	(122)
85. 秦	云纹瓦当	(85)	123. 秦	云纹瓦当	(123)
86. 秦	云纹瓦当	(86)	124. 秦	云纹瓦当	(124)
87. 秦	云纹瓦当	(87)	125. 秦	云纹瓦当	(125)
88. 秦	云纹瓦当	(88)	126. 秦	云纹瓦当	(126)
89. 秦	云纹瓦当	(89)	127. 秦	云纹瓦当	(127)
90. 秦	云纹瓦当	(90)	128. 秦	云纹瓦当	(128)
91. 秦	云纹瓦当	(91)	129. 秦	云纹瓦当	(129)
92. 秦	云纹瓦当	(92)	130. 秦	云纹瓦当	(130)
93. 秦	云纹瓦当	(93)	131. 秦	云纹瓦当	(131)
94. 秦	云纹瓦当	(94)	132. 秦	云纹瓦当	(132)
95. 秦	云纹瓦当	(95)	133. 秦	云纹瓦当	(133)
96. 秦	云纹瓦当	(96)	134. 秦	云纹瓦当	(134)
97. 秦	云纹瓦当	(97)	135. 秦	云纹瓦当	(135)
98. 秦	云纹瓦当	(98)	136. 秦	云纹瓦当	(136)
99. 秦	云纹瓦当	(99)	137. 秦	云纹瓦当	(137)